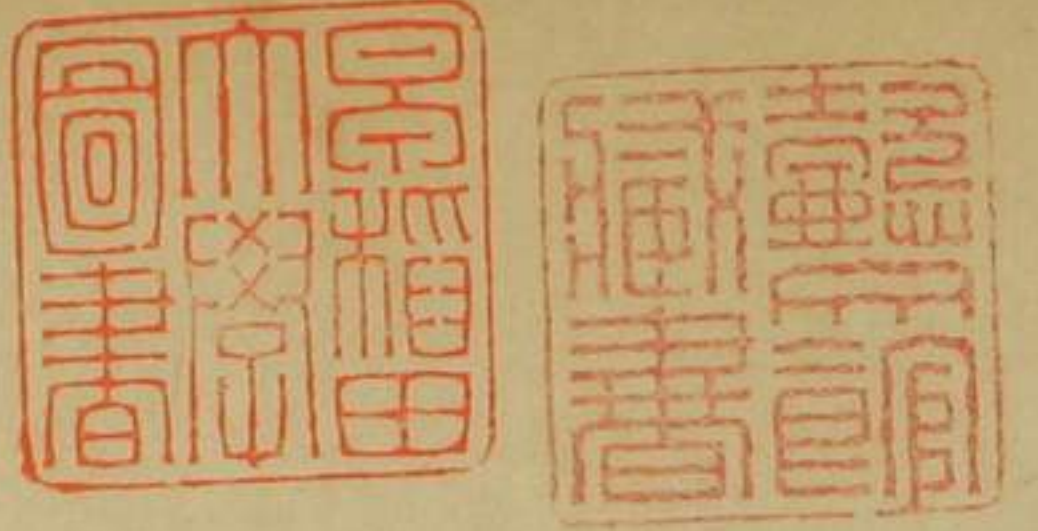


名山勝槩記

江西二

ル 5  
2160  
26.





名山勝槩記

江西二

卷



游匡廬山記	釋慧遠
游廬山記	王廷珪
送姪端游廬山序	李白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王安石
白蓮社圖記	葉夢得
匡廬結社圖後	宋濂
記游廬山	蘇軾

名山勝槩記 江西二



名山言目録  
游廬山東林記

陸游

游廬山記

李洞

三峽橋記

李洞

游東林記

姜輅

廬山三記

王禕

自建昌州行廬山下記

游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開元寺觀瀑布記

游廬山記

李夢陽

游東林天池記

王世貞

游匡廬記

曹學佺

游廬山記

袁宏道

入東林寺記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佛手巖至竹林寺記

游捨身巖至文殊獅子巖記

由天池踰含嶓嶺至三峽澗記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游匡廬山記

王思任

游廬山記

湯賓尹

游天池寺記

林俊

游天池寺記

王念

廬山卧龍庵記

朱熹

與黃商伯書

附

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蘇轍

廬山讀書臺記

王濬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祭廬山文

草堂三謠

廬山寄元稹

白居易

廬山黃石巖院記

劉軻

代書

白居易

東林寺題名記

顏真卿

游白鹿洞記

彭時

游白鹿洞記

羅洪先

白鶴觀碁

蘇軾



冲射人與夫虺蜴蛇虎之羣磨牙澤吻而垂涎鳥道  
苔境之所顛墜頽崖斷石之所覆壓有足以褫魄而  
奪氣凡遇是數者不可人意雖好遊者不果力躋而  
寄目以償所願焉政和七年十月七日道遇武陽聶  
名世自圓通同宿東林觀虎溪蓮池明日登羅漢閣  
上白公草堂至上方五杉閣憑高望九十六峰隱見  
天末不可名狀而香爐一峰尤勝絕草堂正坐其下  
宜昔時隱者之所喜盤旋於此也過西林履平地五  
里許至資聖菴資聖而上漸峻拔非數十步輒一休

不可疾至歷三茅亭乃至錦繡谷聞春時異葩怪卉  
層出雜見相錯如錦繡然自錦繡谷不半里至天池  
妙吉祥寺去平地二十里矣是夜禮文殊於瑞光亭  
拜未起而燈光璨發於欄楯之外大小幾百餘燈明  
滅合散不常僧指示曰此聖燈也予不能致詰竊意  
名山蘊靈必有神物欲示其異以驚衆而然耶抑草  
木竹石之自有光怪而爲此耶或謂唐會昌中二僧  
藏金像於錦繡谷恐其祥光騰溢而出此說幾近歟  
寺有貯雲菴又在絕危巒頂峭發壁立數百千仞吐

雲氣而薄星辰者皆出乎衽席之近明日由山北下  
三里至佛手崖崖下清涼瑩徹可丈餘水濺濺鳴其  
中有石龍首浮於泉上詭壯若欲奔動視之毛髮爲  
竦崖西半里登相光亭觀擲筆峰坐禪臺竹林遺趾  
山中人傳數有僧見竹林寶刹於此轉盼失之故今  
號竹林化寺復從崖東北下三里至寶林卽唐大林  
寺白樂天嘗序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人迹罕至古  
今識遊者鏡刻未泯也寺三里道傍有飲牛池池一  
里至峰頂菴視香爐峰反在其下東有文殊四望二

臺老松一株極醜怪偃于四望臺之上若張蓋然坐  
其下以觀浮圖之屋穹堂奧殿負崖架空矗在天半  
糾碧照耀環山而四出九江波濤雪色砰擺振撼合  
而東去者皆在乎履舄之下彷彿注視目不得瞬而  
千萬狀之變態亦不可得而窮也於是下峰頂十里  
至普照寺而寶興石盆護國三菴居峯頂普照之間  
又下至廣嚴寺遊連枝亭復投宿東林觀壁間記遊  
者甚衆不過徑上天池佛手崖而止吾二人自謂幾  
覽徧山北好處因回視江南地雄富內坦夷數千里

氣狀清淑而茲山巉突於江濱若造物者喜設宏壯  
屏扞於此土使江南清淑之氣蜿蟺儲育至是礙而  
不得西嘗產而爲幽蘭瑞香芝英竹箭之美與夫三  
春之茅千尋之名材希世異物爲瑞太平之時未能  
獨當竒也尚有魁豪不世出之士埋光鏹采於其間  
而求之復無有豈明天子在上皆已出而仕者也彼  
陶令與十八賢者一溺於此遂終身不出蓋當時挈  
治世具不得設張卽思自放於山谷之間而進退卒  
以不污後世不敢少訾焉白樂天貶潯陽慕淵明之

爲人樂之不去是皆人與山相得於一時者厥後當  
宗閔權勢震赫時終不附離爲進取計氣節自高豈  
無待而然耶予與名世冒風埃走數千里忘其悲憂  
感慨羈旅戚戚不已之懷而驟得天地怪竒偉麗之  
觀則茲遊所得時人亦叵測云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宋 王安石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  
雲瑞圖示臨川王其求記其事其曰有有以觀空空  
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  
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  
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  
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其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記

白蓮社圖記

宋 葉夢得

慧遠法師白蓮社在東林會者佛馱耶舍佛馱跋陀  
羅竺道生慧特慧叡曇恒道禹遺敬曇詵皆浮屠劉  
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銓皆居士合十八  
人初晉太元中爲佛者道安居太山遠從之學安以  
爲高弟遣行其教東南至廬山樂之因留不去寺舊  
不甚廣元豐間老南之徒常總主寺事始勅大之雄  
麗莊嚴遂爲江湖間第一而白蓮社者其遺跡尚在

余少屢欲往遊訖無因今老矣勢必不能至得李伯時所爲圖而愛之常揭之壁間意或得僧俗間勝士十許輩不必如蓮社之數追其故事於山間山有二泉東泉爲尤勝渚其下流於山傍崖爲澗爲池亦多種蓮然三十餘年訖無甚如余意者每徘徊瀾壑想見遠時輒慨然如見其人蓮社爲浮屠者吾不能知而劉遺民周續之雷次宗皆見宋書隱逸傳風調清遠方知晉宋間風俗之衰方外超出絕俗之士尚不乏如此豈今而無之乎第余無以致之爾頃蒙恩賜寺號積善教忠寺其丘墓自闕還規摹作屋八十楹去余居無一里四山環集兩澗遠其傍今漸成其三之一尚意有道生輩肯從之終以成余志也

匡廬結社圖跋

金華宋濂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持衣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脩靜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披羊裘策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屩振衣笑指元亮者畢穎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

者慧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  
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斜拂坐陀下  
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抵肩作禮而爲貌甚恭  
者僧曇順也其三人皆披甲一人持鏡如意一人展  
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  
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  
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  
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  
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

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禪  
與遠公不共時者蓋晉有兩脩靜此正世稱簡寂先  
生者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  
草菅士大夫徃徃不仕托爲方外之遊如元亮道祖  
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沉溺山林而弗返者豈得已  
哉傳有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  
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記游廬山

宋 蘇軾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裡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游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

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先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摠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余廬山詩盡於此矣

遊廬山東林記

宋 陸游

余初遊廬山小憇新橋市蓋吳蜀大路並溪喬木皆三二百年物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十里此適當其半是日車馬馳奏往宮中焚香自月朔連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迹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不若太平之盛晚至清虛菴菴在撥雲峰下登紹興煥文閣寶藏光堯御書又有神泉清虛堂皆宸翰題榜宿清虛西室八日早由山路至

太平興國宮正殿爲九天採訪使像像袞冕如帝者  
舒州瀟山靈仙觀祀九天司命真君而採訪使者爲  
之在故南唐名靈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玄府崇奉  
有自來矣至太宗時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帔時  
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額兩壁圖十真  
人本吳生筆建炎中盜以廬山爲巢宮屋焚蕩無餘  
憇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址也溪聲如大風雨至  
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採訪殿前有鐘樓  
高十許丈三層累磚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桷聳飛雖  
木工之良者不迨也但鍾爲磚所揜蔽聲不甚揚  
是一病觀王云此一樓爲費三萬緡鍾重二萬肆千  
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槩  
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經焚尚有古趣爲勝也遂  
至東林太平興隆寺寺正對香爐峰峰分一支東行  
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  
謂之倒掛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澗比年甃以磚但  
若一溝無復古趣余勸其王僧法才去塼使少近自  
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煮觀音泉啜茶登華嚴羅



漢閣閣與盧舍閣鐘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閩浙名藍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爲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畝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來葬于此草堂以白公記考之畧是故處其它如瀑水蓮池亦皆在高風逸韻尚可想見白公常以文集留草堂後真宗嘗

令宗文院寫校包以班竹帙送寺草堂之旁有王子醇樞密菴基蓋王實創東林禪院苑而照覺禪師常摠實第一祖宿東林九日至晉慧遠法師祠堂及神選殿堂中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一十八人像謂之十八賢遠公側有辟蛇童子侍立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撲之蘄州神運殿本龍潭一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林以作此殿不知實否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久矣壁間有張文潛題詩寺極大連日游歷猶不能徧唐碑亦甚多惟顏魯公題名最

爲時所傳又有聰明泉在方丈西卓錫泉在遠公祠後皆久窳不汲不可食爲之太息食已遊西林乾明寺西林在東林西二林之間有小市曰鴈門市傳者以爲遠公鴈門人老而懷故鄉遂髯鴈門邑里作此市漢新豐之比也西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紹興間方爲禪居編小非東林比然流泉泠泠環遶亭除殊有野趣正殿釋迦像著寶冠他處未見僧云唐塑也殿側有慧永法師祠堂永公蓋遠公之兄像下一虎偃伏方丈後有磚塔不甚高制度古朴予登

遊廬山記

元 李洞

延祐己卯二月九日與雍門文萬子方同遊匡廬也出郭日已晦山明霞森射勃菴天際行未十里道旁水聲悲鳴恂悅人意崇岡列岫漸旋辟馳向以就來者抵暮經一小山廻谿生雲叠巘蒙翳路轉欲冥半巖有大樹高十餘丈白花紛敷照映溪谷谷口叢薄間葑屋一區寂無人聲約更初至聖治太平宮宿聽雨軒遇前巴陵守易平樊炳子明明日同過匡山精

舍臨罄湖披奧草求玉蟾丹井入飛雲洞訪隱者桂  
心淵不遇遂肩輿過東林寺方行林隙中白雲徐舒  
青峯遮明心忽不定久之因憇三笑亭繇三笑虎溪  
蓮社蘇白堂遂升上方望靈運講經臺慨然前人高  
風上方出東林後單山崛起與匡阜對阜若大屏居  
前其上繙經臺明日出西林登天池山望絕頂路險  
甚捫歷窮澗矯首千巖瞰逼微嵐下視林壑橫潰凝  
立待定四顧生怯青蘿歲蕤咫尺無路幽鳥飛鳴山  
應逾遠有石突出霄漢間畧如巨艦乘罡塘懸流急

開峽口問之鐵船峯云如是緣石磴以上餘二十里  
至天池坐文殊閣下視萬彙杪甚毫髮江流滙深杯  
帶泓明羣山起伏掩抑微浪挹漢王峯徙倚白雲亭  
觀宋將岳飛詩謂其當朝廷多事猶能抵隙而為是  
游得支逕上大林僧慧遠始居樂天濂溪所嘗遊出  
緣絕壁下入佛手巖廣不能數楹下感無地曠覽愆  
邈視天池雄麗過之側出微徑愈進而愈邃崖間鐫  
大隸書曰竹林寺苔蘚綴絡隱顯翠壁前控飛崖如  
几筵延袤丈餘三面皆斗絕從旁一松偃蓋下覆方

屋上月在松杪其下卽錦繡谷謂春時谷中花開  
猶錦繡也故云又謂每風雨聞鐘磬梵唄寺蓋隱其  
中云是晚下宿福海寺明日到圓通飲三蘇堂又明  
日導者失路遂踰匡王觀谷簾泉澗明栗里抵靈湯  
由是蓋轉而之山南矣乃從報先寺杏壇間遙望白  
雲紫霄諸峯森猶紫笋矗其巔耶舍塔冠簪玉如愁  
歸宗寺觀晉王右軍羲之墨池鵝池酌鸞溪一滴泉  
夜宿陸修靜簡寂觀所當軒白雲川中登石壇瞻魁  
斗徜徉雙瀑間早書所當軒白雲川而去至開先寺

其東馬尾泉其西飛玉泉萬竹亭漱玉亭青玉峽  
宇天闢兩崖嵐翠欲滴其地如大甕泓渟爲潭

缺缺

有巨石水從中來觸石分二道以出狀若白龍飛墜  
潭中盤旋數四循石阪下其巔委勢遠益緩始逡巡  
歛怒趨去登雲錦閣西軒望瀑布其旁香爐雙劍二  
峰尤秀麗上有三石梁橫絕青冥昏不見底苔滑不  
可度度輒得遇異人瀑行青壁間如長虹委蛇下沉  
邃淵須臾大風暴起泉不得行從旁掣曳欲斷還續  
忽飛旋重輪直入空際迴風一散萬象冥蒙或文綃

霞綬陟降天際偶隨飈車奄爾而逝瞬息萬狀殆不可窮急雨繼之四山霧晦銀竹森豎形神開悟自以茲遊冠絕平生卽相與命酒頽然就醉以卧明日越羅漢閣東行五老峯下五老領頤隆肩欲欬以嗽者蒼然負幘薄以立覲其或與我語笑顧久之度松關入棲賢以三峽陸羽泉玉困潭之奇因遂留宿焉次早見硃砂峯於雲屏閣僧謂棲賢李渤楞伽李公擇讀書處其南有洗馬澗繇白鶴觀以往亦李渤讀書處今爲紫陽朱先生白鹿洞書院其梁於澗曰貫道之橋其澗之隈曰勘書之臺又曰風泉雲壑曰聖澤之泉致祀殿庭下拜先生遺像于祠隨至尋真觀女道士蔡尋真於此仙去乃攜僉稠躋山巔觀所謂三疊泉方二三里抵缺水壑已無路稍進皆鳥道斲削訖不得前上摩蒼冥下俯幽壑仰見一峯戴巨磐石直立雲表攀緣側足如是歷九奇峯謂之九疊雲屏而泉出其後山窮絕處也樵豎見止謂游者徃徃觸風雨雲霧類不得見而返及至天宇澄霽向之磐石如出井底四圍巒障欲合泉若瓊簾從空懸布爲三

廬山記  
四  
疊而下透映蒼寒飛淙濺霧灑面蒙密遽然以醒謂  
天地窮而萬物亦窮也或又云方冬泉脉向微其行  
觸坎疊必轂轉久之始下狀又若素絲千仞洞貫三  
大雪毳於空中微陽抱景煥爛輝發蓋谷簾泉瀑布  
三峽橋青玉峽爲山南北之冠而雲屏三疊泉又青  
玉峽瀑布谷簾之冠也山至邃境至清勢不得留月  
中捫蘿下宿于尋真明日經李騰空昭德觀吳章山  
寶巖去祀周元公墓而歸是夕大風雨李洞旣之記

由開先肩輿至三峽橋橋有飛崖因相與列坐其上  
瞰流投石訇然出淙射中樹兩涯深鬱葱蒨月宿其  
表顧瞻長壑勢委蛇來覺景會而神移也因起步入  
松逕可二里許至玉淵潭四山忽開敞山中出奔湍  
正潭上其怒響與山遠近蓋三峽遊景之尤奇者徘徊  
久之陰潭生風毛髮盡豎若有龍居嶽靈潛人左右  
不可留也姑記之而去延祐二年二月十有三日  
遊陽平樊煙鴈門文矩

鬼神於文

游東林記

明 姜輅

嘉靖丁亥歲孟冬月游東林山路逶迤樹木蕭瑟馬  
蹄殘黃印地有聲但榴枝楓葉遙望如火樹然就近  
祇見其老態難同二月花之嬌媚耳獨蒼松翠竹挺  
秀於風霜中不覺到虎溪案背俱山前後如畫泉流  
環遶潺湲不絕響兩坊高聳一曰虎溪一曰西江第  
一山金碧煒煌騷人創見當仰天大笑况元亮諸公  
何怪三笑耶東林老僧引至一亭亭下有橋橋下一

東林記  
洞勺水暗流蝙蝠輕飛出入洞口畧不避人扁曰長  
舌溪驚問之僧曰因溪聲不斷名之耳又引至井亭  
井深三尺許淫雨不盈久旱不涸一泓清澈照人面  
目如鏡入坐方丈名公佳句崢嶸四壁起而誦之惟  
恐其盡信哉江西第一山也既而語僧曰東林始於  
慧遠僧荅以遠公有墓塔在寺西步行萬樹中一祠  
祠中藏墓纍石堅確如錚錚之鐵已而日色晦山還  
宿東林僧房四山靜峭忽落木之風颼颼振谷少頃  
鐘磬齊鳴羣僧禮佛頌誦徹於寢所雖黎園過雲之

調亦不過此啓戶出視碧天如洗星辰森列半月高  
懸於喬松之上星月之光宮殿之色上下照耀久之  
寒氣逼人不能久住已而猛虎一聲山谷動搖羣伏  
驚駭語左右曰此真虎溪矣遂就枕次早作游東林

記



廬山三記

烏傷王禕

自建昌州行廬山下記

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趾不半里斃石爲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水稍溫人徃徃浴其中然皆作硫黃臭予舊聞凡湯泉下必有硫黃惟驪山者乃是礬也礬毒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冰蚕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卽陶靖節故居栗里也地屬星

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卧形相傳靖節醉卽卧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爲彭澤令不肯束帶見督郵遂解官歸是歲劉裕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義不事二姓故托爲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靖節旣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卽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傍居民多陶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爲簡寂觀觀亦廢簡寂者陸修靜謚慧遠法師之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節陸修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修靜常訪之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輒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爲三笑圖或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歿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爾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取所謂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又

廬山三記  
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爲歸宗寺在金輪  
峰下山勢方凝忽石峰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  
齊峰頂有舍利塔俗呼爲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  
後所遺舍利八萬四千散在人世龍宮皆貯以金甌  
寶篋建塔藏焉東晉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舍利來  
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範鐵爲之外包以石  
峰峭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  
呼爲耶舍塔耶舍之去逕上紫霄峰紫霄又在金輪  
東也寺相傳爲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  
所洗墨也豈信然耶今臨川郡城東有墨池曾南豐  
曾爲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  
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肆恣而  
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  
非耶宋元豐間真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  
自南康歸老九江上黃太史力勸先生與之游以故  
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  
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儼虎溪其事爲釋氏所傳亦  
廢故基爲樹所蒙蔽不可入予徘徊鸞溪上甚久日

廬山三記  
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先寺明日乃還

遊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五老峰於廬山爲西面卽郡治北望峰如屏障蔽其後遠郡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棲賢寺在焉余舊讀蘇次公棲賢寺僧堂記云棲賢谷中大石岌業相向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振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度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滙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寺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于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公云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開先漱玉亭棲賢三峽橋爲二勝棲賢寺於是廢已久有僧曰惟賢頗通世間法余俾之任棲賢賢旣結屋山中乃使來告余游至谷口日卓午矣未至橋十許步石巖下觀陸羽泉乃至橋上俯視澗底亡慮百千尺或云以瓶貯水五升許從瓶嘴中寫水縷縷下注瓶竭水乃注澗底欲試

之不果又云橋魯班造蓋謂堅緻壯奇惟班乃能造耳非謂真造於班也距橋北十許丈有大石方整狀如棺橫亘澗底相傳嘗有孽蛟從谷中出水怒湧勢將壞橋時主僧有道行叱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得不壞過橋北轉行百許步澗水至是滙爲深潭有龍螿焉蘇長公詩所謂玉淵神龍近卽指此也又相傳昔寺僧嘗浸甌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甌從洞庭湖上出甌上有棲賢寺可驗故知此潭下通湖南也此其言皆誑誕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新

屋下法堂故址也至是五老峰乃截然左出寺顯在峰後日方熾忽雲從谷中起俄頃雨已至有風南來雨復旋散日光穿雲斜照峰上巖谷石濕芒采相射宛然金芙蓉也明日謁赤眼禪師塔塔距寺北行又十許里巖谷深絕處也棲賢寺實禪師所創道場

開先寺觀瀑布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峰間爲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

廬山三言  
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洞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  
出香爐峰則爲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至余約  
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王僧志一作丈室未  
成邀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由寺  
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  
瀑布出自兩峰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瀑下注  
匯爲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爲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  
彭蠡當峽口仰望但見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  
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

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泐字畫淺初不可悉  
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  
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抵  
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託名崖石未久人不之識  
矣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  
公爲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潭遽溢盡滌去積葉墜  
梗謂之龍洗潭或歲旱禱雨者於潭中輒應回坐亭  
甃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爲石所堙初寺僧作石雷  
引潭水至寺給庖湏又鑿石作此池卽蘇長公賦詩

處也徑八九尺雷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以去而石雷亦半廢明年三月二十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諸公遊焉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慄不休頃焉諸君至見余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瀕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於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雷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崖下得泉一窟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携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五步潭水爲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峰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粟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澌

號鳴塵慮蕩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出楞伽經  
示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  
畧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  
亂後無讀書人可與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  
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筧中水謂曰此  
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  
予未起應扣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余欣然攬衣起  
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峰上諸峰  
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

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  
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  
一公間爲余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  
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  
後歸踐尊位乃卽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了崖和尚者  
實開山宋以來任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  
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  
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爲劫灰矣豈非數乎



遊廬山記

北郡李夢陽

自白鹿洞書院陟嶺東北行並五老峰數里至尋真  
觀觀今廢然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里許並石澗入  
大壑路傍有石刻一宋嘉定間刻剝落難識一元大  
德間呂師中刻也入壑行並澗路石漸巉巖數里至  
白鹿洞此鎖澗口者也群峰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  
交加澗口水湍激石闕旁有罅人偃僂穿之行此所  
謂白鹿洞云過洞復並澗轉北行數里則至水簾水

廬山記  
簾者俗所謂三級泉也然路過洞愈險遊行蛇徑鳥  
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水簾掛五老峰背懸崖而直  
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擊霆雪翻谷  
鳴此廬山第一觀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  
亦莫知其洞所顧輒以書院旁鹿眠場者當之可恨  
也斯雖畧見於王禕遊記然渠亦得之傳聞又以尋  
真觀列之白鹿洞後誤矣自書院陟嶺西北行至五  
老峰下並木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石橋有澗朱子  
嘗遊此自折桂寺循嶺而南下則至白鶴觀觀劉混

成棲處也觀背峰曰丹砂峰自觀西北行數里至棲  
賢橋橋跨澗孤危宋祥符間橋也澗曰三峽澗澗石  
肝爛而巍怪罅處淵潭碧黛激則砰湃橋旁有石亭  
亭旁崖剝錢聞詩詩自橋西並澗行則至玉淵路旁  
草間有石鮮不剝也今莫能盡記玉淵蓋其澗噴湧  
來至此而穴石懸注宵昧聲如迅雷亦天下壯觀也  
石上有劉字云過此為棲賢寺今廢李白嘗寓此自  
棲賢寺西行至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絕頂可至天池  
逾澗北行則太平寺路也然卧龍潭則在五乳峰下

廬山記  
路仍自棲賢橋出澗口西行數里北逾重嶺入大壑  
始見潭潭亦瀑布注而成者潭口有長石鱗鱗起伏  
猶龍也朱子嘗欲結庵潭广今崖有其劉字然嵐重  
晝日常黯黯出卧龍潭西行數里至萬杉寺程史云  
宋仁宗建寺當慶雲峰下崖間劉龍虎嵐慶四大字  
又西至開先寺寺有瀑布李白詩者有龍潭黃巖雙  
劍鶴鳴香爐諸峰又有蕭統讀書臺李煜亦嘗寓此  
亦廬山一大觀也自開先西行十數里至歸宗寺寺  
有馬尾泉亦瀑布抱紫霄峰而下王羲之嘗寓此洗  
墨養鵝皆有池其南有溫泉焉自歸宗寺西北行則  
至靈溪觀觀西爲陶淵明栗里今有橋橋西北谷口  
有巨石上有劉字言陶公醉則卧此傍有醉石館過  
醉石入谷行有濯纓池崖有詩刻自醉石館並山南  
折有通書院有天生碁盤石上有劉字自通書院入  
谷西北行則至康王坂有景德觀今廢觀傍石刻谷  
簾泉三大字自觀東行十數里則谷簾泉也亦瀑布  
與開先瀑布同源而分下陸羽嘗品其水自康王坂  
又西北行則古柴桑地曰鹿子坂面陽山者陶公宅

廬山記  
與墓處也白面陽山北行可至圓通寺此一路子未  
之行予則自德安縣西並山北東行至圓通寺寺對  
石耳峰前有猴溪元歐陽玄有記宋黃庭堅亦寓此  
自圓通寺東行度石門澗登廬山尋天池寺度錦澗  
旁有錦亭路雖攀緣上然修整又林木鮮茂掘問僧  
曰禁山也路以曳 御製碑開云行一里輒有亭路  
旁崖半處皆字刻也蓋五亭而後抵寺寺據廬山絕  
頂奉 勅建者也鐵瓦而畫廊有銅鐘象鼓悉毀於  
火殿前有池仰出而弗竭稱天池焉是日晴晝秋高  
下視四海環雲若屯絮望岷峨江南北諸山皆見然  
江與湖益細小難觀矣僧爲指石鏡鐵船獅子芙蓉  
諸峰乃東至白鹿臺觀 高皇帝自製周顛碑高古  
渾雄真乃帝王之文然碑亭漸崩裂又東觀竹林寺  
刻非篆非隸周顛手跡也又東觀佛手崖然皆絕頂  
下遊東林寺觀虎溪又至西林觀塔東又觀太平宮  
太平宮者卽 御製碑物色周顛處也又東至濂溪  
書院又東十餘里至周子墓墓對蓮花峰自蓮花峰  
東行至吳障山過山逾石子相思二澗並五老峰行

廬山記  
則至白鹿洞書院相思澗者水簾下流也此廬山南  
北之大槩也按志廬山有大嶺與九疊屏風號奇絕  
李白詩不云屏風九疊雲錦張今問人咸莫諳其處  
惟開先寺前有錦屏鋪云又按王禕記是山也洪武  
初長林蔽阻虎豹交於蹊路雖十餘里非群數百人  
莫敢往今其山童童赤崖耳樵夫非探絕頂不能得  
徑寸薪也是山名跡則肇自惠遠在山北至李渤始  
有白鹿洞在南後又有周顛其跡則絕頂正德八年  
夏六月李夢陽記

東林天池記

明 王世貞

余以七月赴楚江行至彭澤有峰秀出天表者曰匡  
廬山也自意抵九江必獲一壯往而以父困石尤乍  
得風船中人少留色而亦會無適爲王者徑張帆去  
殊自悔恨十月量移嶺右假休沐還復抵九江兵臬  
尚君見訪語及躍然曰且得從子周還余固謝乃使  
二騎爲治裝九江丞德化令各以其吏人往其明早  
蓐食挾玉山程生及吾郡張生姚生黃生遊出城北

東林天池記

甫數里卽聞草間流泉聲甚悲至橋所悲聲易而厲  
不知從山行覺輿人趾益上小喘二十里而曙色與  
微月接道有棹楔署曰太平興國宮卽宋所祠採訪  
使者處也其宮去署所可里許周益公陸務觀所誇  
殿堂鐘樓之盛爲兵燹奪當無幾存矣久之乃入磴  
道夾嶺蒼翠可愛亦時時見人家炊烟群裊已抵東  
林寺卽慧遠十八人結社地也其面爲香爐峰秀色  
插天前有亭傍曰三笑跨一石橋所謂虎溪者也溪  
亦多關塞下有深草暗流時伏度溪可百考始及蘭

若其殿曰神運晉江州刺史桓伊建周陸記所稱唐  
牛相僧孺署寺裴相休署殿二書今皆已亡之獨三  
世佛像存而皆端嚴妙好衣領皆精絕云是唐塑工  
手不減楊惠之他阿羅漢咸稱是殿後石壁陡起古  
樹數百紛披益其右爲遠法師影堂中坐遠像傍  
十八像則劉程之等六人及遠與慧持輩也其更右  
則方丈頗整潔中左右六壁爲王文成詩僧以朱欄  
護之然左右壁皆已漫漶不可讀縣爲置頓小飲敵  
寒色誇陶令之攢眉成一詩而出訪白司馬草堂僅

東林天池記  
影響耳遂循虎溪而西步石橋流泉潺湲白石齒齒  
可念西林寺遠公塔皆在望顧其荒落興盡不欲往  
乃就輿行可十餘里至雲峰寺改乘小竹兜子以四  
人牽而上若迴流舴舻可四里許至登高亭又折而  
上爲錦澗橋故擲筆峰後諸水委也石壁峭上凡數  
折水自其隙下濤翻雪湧噌吰錚砢吾不知視棲賢  
歸宗何如當亦生平一奇觀耳自橋而上爲錦繡谷  
亭亭焉如谷名諸所以稱錦繡者春時雜英百千種  
燦爛如織至冬初蒼翠不剝丹楓綴之亦有滿眼雕

纈復上爲躡雲亭又上爲甘露亭自是改而步矣時  
天已陰晦積雪乍液加峻且滑凭一小吏肩從雲罅  
顧見吳楚諸小山如蘂塚溪流縈紆挾微照爲百千  
金蛇俄而霧合稍稍逼不見前後人第聞冒絮中語  
相喚耳又上爲披霞亭又上有坊曰廬山最高處王  
文成筆也寺僧指其傍小崖穴曰此竹林寺後門竹  
林寺者世所稱有影無形時時聞天樂云聖僧居之  
耳霧小闕見兩山下垂若闕而東山尤奇秀層樓危  
堞廩庾獅象之狀種種間之僧或云卽九奇峰或云

東林天池記  
非也俄復晦稍折而下道微坦從寺左轉南嚮連峰  
前蔽高可里許遠不知極蓋皆稱天池山而寺踞其  
後嶺小窪耳寺門殿鐵瓦石柱頗壯麗而佛像不甚  
精僧導而右登一閣曰憑虛縣吏出所齋酒脯凡數  
行四壁題詠皆已滿獨南嚮左楣尚粉素顧程生作  
古隸題遊日及紀姓名而下復稍西爲聚仙亭蓋所  
祠天眼尊者周顛仙赤脚僧徐道人見 高帝碑甚  
詳顛聖凡不足論天意似欲爲明主表徵應以服  
衆志耳又西爲文殊臺臺蓋巨石危出可以西眺岷  
峨積雪俯視千里而爲雲霧所翳間一少巒隨合巒  
謂阿閃國一現不復再現者耶臺所建文殊殿亦草  
草而傍崖一龕中坐獅石像極精絕疑此石獅從蓮  
花會親覩法身當令旃檀釋迦退舍矣時日已迫下  
春且虞雨雪遂歸而所謂舍利塔獅子崖鐵船峰白  
雲洞蓮花菴白鹿昇仙臺御碑亭者僅從僧一指說  
而已歸路大似捷然從肩輿踏空中行處處舍身崖  
也度東林尚君復使置酒強余入則已暝三舉觴乃  
出抵舟街鼓已久動矣夫此廬山背耳其由南康而



東林天池記  
入五老諸名勝十不能一也而所經遊又欲以一日而盡之得無爲採芝叟擲耶譬之初地人見佛現身謂之能盡佛則不可謂不見佛亦未可也記陶徵君棄官居柴桑得非爲廬君戀戀耶然貧不能多致力而又以足疾使門生肩籃輿計不能度東林而止望天池便自霄漢余吳人去此殆千餘里幸以宦遊一染指差足誇徵君矣越三日紀其事以示同遊者

遊匡廬記

閩中曹學佺

夫章江之水與他水滙于彭蠡先有一小山可望爲吳王所城者是洪厓之陰乍睽乎遠勢而匡廬之秀已蕩瀾于層波矣余過夫孤嶼落星重隄抱月所稱南康軍者也山當治南路更西向峰以交而成衆瀑至遊而知兩則爲開先寺之境唐李主璟叅軍事時嘗潛是遂倡初靈而掩其後襲徑長可愛樹簇陰幽鳥啼近暮客來似秋入門而殿次閣而亭乃漸升坦

爲峻易步而躋矣或立明庭或行木杪但由西方可  
以觀瀑而閣上者爲最勝是當巖缺處闢牖與之對  
也瀑去此里許過其下必三四里兩巖相距以數十  
丈時時霧雨交作沾灑人衣然于巖爲東西自牖中  
寔作上下觀矣余亦意瀑布所竒當不止是西徇而  
不得其源有兩峰蔽之水自其中過卽峽也峽之水  
斷乎壁而再斷于潭壁射而水豎亦瀑也入潭則爲  
雷固若亂矢旁射耳水始循澗而出過橋淙淙有聲  
已州亦過橋上則故蹊未窮新術載戩凡千里而

歸宗半遶瀑布下也歸宗之水本以靜涵既垂林陰  
亦銜山氣捨宅爲寺寔始羲之自耶舍禪師而後歸  
宗獨盛客過其地逸情相依僧寮香閣亦自清寂余  
詢其舊而洗墨浴鷺之名尚沿韻士金輪寶蓋之號  
推本法王矣開先歸宗各于其頂而止若欲登山必  
南逕棲賢橋始入山也山南多石水直瀉下故累  
日所遊多爲峽爲澗之類茲峽特長以三峽名橋跨  
峽中行者逕之只上橫石出自人手而下豎二岩以  
易楯其地更可坐若與橋兩層焉但中爲水所逕而

有金井之號亦盤旋致之者矣是水出自含番口巖  
上望之如月之下弦五老峰在右而其首則西向首  
石多稜若冠白雲之崔嵬也中諸峰峭直自高耳未  
若五老有情其色青蒼雲薄之如鏡中暈又作鸞舞  
之狀或雲彌漫則微露石色焉而一二點青蒼者水  
雲從西北來大雷雨奔入湖中不得不徑此口故嶺  
上遇雨越兩日問五老峰僧云是日峰頂無雨也然  
剛有一石亭可避自棲賢橋登嶺十數里而始有亭  
又冒雨行入鄱口則曛矣湖中尚有雨光雲作微縷  
離水而立或卽散或卽他去不問也鄱口始有支徑  
五老想當近但非人所常行不敢以夜而西北途頗  
治且有落日微燄因從之路直趨下兩傍皆編林木  
得無誤是夜月望爲東峰所蔽不得上夜靜抵黃龍  
寺始有月黃龍幾乎正中而亦稍東偏也寺以潭名  
潭不能如所過峽但寺前之逕何減開先石上聚花  
繽紛如雪林間落日昉鏗若金班荆徐坐亦覺有會  
憶昨夜來望燈光如繩聞鐘聲若吼驚喜相半固無  
暇及此矣乃登寺後山及金竹坪諸處江與湖得以

散觀遊衍可知矣其橫而復斷者爲鐵船峰其斷而復起者爲天池雖未肆跡已先賓日二三朋侶相識緇衣或暫憇他菴或徑尋故道鍾寂始歸月明共坐巖枝懸其鳥宿石澗流彼猿啼客乍眠而復起僧罷誦以經行此入山之佳夜亦機暢于竟日也清晨山霽因赴五老之期而有事焉五老峰之水散匿四出滙于三疊泉而再滙于棲賢橋由橋以向峰頂必徑此泉亦有石門之稱豈與山北者對峙耶今登峰在鄱口之後辟難而趨乎委者也余望五老久矣欲從五老而下揖江與湖也雲霧荒淫大地爲海據乎危石而蹲處焉若飄泊于風潮島嶼間也衣巾草濕眉睫嵐深乍息峰陰之勞遂安溪上之夢飲水鹿喧弄晴鳥應乃踰岡嶺遵岩壑而得觀于泉泉爲廬山首觀矣夫屏風九疊亦五老峰之下總名之也平地突起無所因依轟拔千丈其狀如屏石齒刻削層累相承蒼雲莫辨觸之輒生此直至石門二十餘里耳泉不知當何疊大抵爲峰背也石乃如戴勝之冠而其爲纓絡下垂者水平然非自首覆之乃竇中噴出也

對面一岩而左右顧此水故在圓谷耳余從觀山及  
鷹嘴岩望之山似以觀泉故名觀鷹嘴取其獨伸於  
外而罨或蔽之矣兩者觀泉亦有長短之辨若不能  
盡卽其初疊已若空中之與平地水勢長則緩短則  
急石之一級若一仰盂如此者三盂不能受水徒增  
其到地速也風從峽來以谷應之與泉共搏迭爲柔  
剛氣蒸成雲谷中易滿雲出泉流雲閉泉隱予甫能  
觀頃刻而前後皆闕闕則見其隱隱十二寸縷若魚  
之鼓顙欲破浪城而出者是其竇中初噴起時水也  
於是循岩而行觀水所趨身偃以俛足垂者半春卉  
尚榮冬冰未化拾朱蕙之竒條觀白鷗之芳質坐必  
拂乎瑤臺歌乍抽乎銀竹身處竒遠目矚雄麗風作  
千層之綺浪日薰百里之滄洲湖光上乎蒼屏恍若  
玻璃之蕩雲錦也澗中無路擇石跨水而已入則蒙  
茸出則巉巖卑爲地中之穴高卽天成之宇樵子暮  
宿僧徒空樓過不敢畱行尚未竟五老問歸何遲而  
客亦慰勞良苦乃復出鄱口北行往天池則途愈治  
嶺連連而不逼也茂樹相接清溪屬流絕無涸焦之

患中逕巍峰在天表如大小漢陽者想必以數十里計又逕一谷如入桃源焉橋換者再而水曲者屢矣其中平衍百畝非寬山圍之如城翠色自滿乃寺屢煅僧憊亟欲去抑亦待避秦人也又逕祖塔塔前亦有山但微小而圓以衆爲列外有人家傍澗而住蓋迢遞嶺上村矣山北之嶺浮乎江水者也又逕一亭亭更斷于谷而隆然特起者是名天池天池其北爲表峰耶然亦以嘴觀江耳必至竹林寺而後江水始亂也山中名天池爲大寺歲首廬山僧往朝焉其製

有銅鐘鍤瓦皆內賜也蓋國初以之祀周顛仙云殿前有池二口含藻蘊清信爲天然之鑑者與入西有樓祀李青蓮白太傅二公有亭祀周顛徐真人赤腳天眼四仙其下有石亭南向祀文殊佛蓋真像也又西有臺以亭覆之亦名文殊而路始盡其下俱崔嵬峭壁夾澗以達于石門亦如山南之里數矣竹林寺聞是聖僧出入之區崑下時棲竹影焉鐘磬隱隱可聞也有岩如佛手爲伸出以度人狀人坐其中泉聲石氣相逼而寒故乃竹林現境不俟冥搜矣出岩而

循壁數十丈皆奇峭至一亭而止斷于錦繡澗岩東  
西有石突起離徑尺許有偃松可援而倚視澗不慄  
其未至岩時從嶺上望岩如隔溪也嶺亦至亭而止  
所稱御碑亭者徐真人言顛四人在竹林卽是矣  
余讀御碑蓋雄哉文乎又觀夫九江其禹功之所  
分導而未泯乎又踰嶺而逕一流似澗而寬學溪而  
瘦貯沙彌澄遇石靡激此大林寺前功德水也大林  
有三而此故居上其中下反無此水水邊林木幽翳  
有寶樹亭亭如蓋昔稱雙蔭今則孤溝故曇詵之手  
跡尚存而樂天叙其迥絕矣山北而趨叢林其路有  
三大林卽繡經臺之背迤透而香爐峰其與東林俯  
仰對揖者乎天池與鍊船峰兩壁相高斗聳復亂谿  
廻谷縈至于石門卽遠法師同廬山諸道人之所遊  
也其中路卽今登山者所咸資始磴而貫嶺之末亭  
觀相望矣余時游石門逕一崑過雨次日又逕一岩  
而暮皆不離天池山又逕烏龍潭卽泉源焉謝靈運  
云瀑布飛瀉丹翠交曜當不遠是岩際孤僧欣迎異  
客經卷初收塵絲乍轉梯挂斷岩棧橫曲峽木葉浮

國廬記  
而澗滿爐烟起而石黔朝雨在林晴山倒景暮霞射  
壁遠水鷺輝於是復歸山上從曠處以觀人皆衣絳  
客盡顏酡紺殿襲姿珠潭變采峰巒爲火裏之芙蓉  
而川水若九虹之爭道矣又次日乃下山遵虎谿而  
入東林神運圖存佛教地盛院落半灰影堂無恙鍾  
聲相遙響谷猶虛垂三聖之慈容側諸賢之逸像見  
者瞻依來應讚歎蓮社蕭疎千年葩葉重開爐峰湛  
秀旦夕烟雲自合媿逐車馬之客猶然風波之民也  
近日記山水幽峭淡遠多出柳州若此篇整飭音

遊廬山記

公安袁宏道

入東林寺記

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當山足遠公  
奧而菴之宗雷陶謝疊足而崖竇之雖微佳山水固  
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爲稻畦數年前忽秀白蓮一枝  
毒意六時堂中人當有來者此一時也茶竟聽泉石  
上遇其泓則漱嶼則坐不覺至西林時微雨山色爲  
雲所屬稍露半髻獨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



冷波鱗鱗西望良久乃去

雲峰寺至天池寺記

雲峰寺而上道愈巖青崖邃谷匝疊而行絮而粘屨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絲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縈碧蜿蜒而道者曰九疊屏一名九旗峰怒而兀忽如悍夫之介而相怖者曰鐵船峰數里一息芟崖而亭之者五路歛削杖而躋遇泉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若噴乃拜亭盡梵刹出上霄諸峰障而立僧在

半佛廬甚華整覆以鐵一溪漲綠冷然塔下稍定及上文殊臺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繚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已乃爲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

佛手岩至竹林寺記

遊石阜度顛仙碑亭東下爲佛手巖石叅差而出如凍雲之覆其溜爲泉折而行壁愈峭洗苔觀竹林寺額扣石長嘯妄意其中有長眉皴膚其人者聞余嘯

而出。庶幾遇之。攬其袂而去。不可得。既而笑曰。羅漢可遇。劉蒼鷹家拘。乃嚙其血。何必竹林寺前也。余夢中屢感異景。嘗夢至一山。純玉峰。稜稜如珂雪。聖僧導余入。小修從山壁直度。不罅亦不礙壁。盡石匝空。而城廣博。嚴整。遍鏤調御菩薩像。忽空中呼曰。善才。至。貌可二十許。又呼曰。二童子。至。嬰然兩孺也。又嘗夢過村居。三官塚者。數峰歷歷。如以翡翠堆疊成樹。皆滑碧無葉。瑩若青珊瑚。趨而近。見洞峰稍稍沒。余驚怪。或見一黃羅幕。發之。諸峰見一僧。手梵夾。半謂

余曰。此清涼近境也。盍偕往。余踴躍馳呼。二修俱道旁立。長耳跨之。馳將至洞。聖僧坐飛鳧。出大如鶴。鶴指余所跨者曰。是亦能翔。言既。肉翅張。忽數鳳盤旋。從洞口出。光彩爍地。若有俟者。二修至。逡巡欲上。而雷聲發於簷。遂驚起。噫。余安知茲遊之不爲夢也。併記之。

由捨身岩至文殊獅子岩記

野性癖石。每登山。則首問巉岩幾處。骨幾倍。膚色何狀。行莊途數十步。則倦而休。遇嗽嗽。轉快。至遇懸石

廬山記  
飛壁下感無地。毛髮皆躍。或至刺膚躓足。而神愈王。觀者以爲與性命衡。殊無謂。而余顧樂之。退而追惟萬仞一髮之危。輒酸骨至咋指以爲戒。而當局復跳梁不可制。宿天池之。再晨觀捨身巖。巖舌偃而出。孤拳絕壑。一旦遂冠諸巖。而山中一少年僧稍解意云。其下有兩巖石更道。旁僧過之曰。徑迂且仄。不受履。余大笑。趣之行。從舊道折而下。得支逕。剪蘿躍澗中。石捫絕壁。更上下得文殊巖。一壁皆怒石。砰躍空出。坐候泉熟。試茗。良久俯危磴。更數盤得獅子巖。石骨拗折。頰放已出。互相壓而少遜避者。遂爲菴址。鐵船峰當其面。紫鏑凌厲兀然。如悍士之相撲。而見其骨及鬪。困力敵不相下。則皆危身却立。摩牙裂髭。而望大約三巖。皆以純骨及面峰峭削勝。而獅子巖最下。下不極。則石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凌。捨身巖而上。而獅子仰視其顛。巖與竒適相值。谿澗近則鳴悲激。而石始活。獅子巖皆據其勝。是爲天池之絕景。君子之至於斯也。或未之見也。然路實不甚巖。遊者旣不索。而山僧畏冠蓋。唯恐去之不速。是以不顯。余

何幸得之高僧徧融嘗菴獅子下三年正其人悟之始每橫一棒坐巖口行脚來則棒出之竟無辭其機者融公去石落址遂塞巖之左存小室梯而度然荒寂甚僧亦無復居者矣

由天池踰含嶠嶺至三峽澗記

當余初趨江州時謫仙之飛瀑小蘇之三峽澗已奔注吾胸如與濶友期將至測焉眄綦履之聲喜其近而翻虞其滯方過琵琶亭問輿人三峽澗何在皆曰不聞山極于天池而已至東林則問東林僧僧曰聞

之然在星郡明其道不知也忽天池書記僧來迎首舉以問僧曰右路而削從含嶠嶺達問其程曰可四里問嘗至否曰聞老僧言其畧實未至也余笑曰爾導我遊北山盡當挾爾去凡七日而窮其勝遊竟挾客行歷層巒面壁而上數息登含嶠之巔長江泛瀲濁波一綫嶠湖清徹如片照細見帆影湖中諸巒或如蝕翠或如砂斑之凸起圓蒼所覆目與之際絲棼黍積尺吳寸楚少焉霧作長風捲湖而來心怖乃下石削而無級勢若走坂不能自止山程三十里不

當一長亭地。山趾平乃輿數步一叠。錯行阡陌間。頃  
之至棲賢廢址。山中人指綠疇而坦者曰故殿基。石  
澗汨汨流。從徑左折得玉淵潭。澗水奔流而下。展轉  
與大石觸方怒。忽得平石。霽瀉數十丈底。規而未垂。  
水得盡洩。其屢張屢折之氣。遂悍然不顧。厲聲疾趨。  
而石斗叠。忽落爲潭。水勢不得貼石。則架空懸注。斜  
飛十丈餘而後墜。虹奔電落。響震山谷間。潭面皆膩  
石。稍縱足則溜。其極無底。觀者皆目眩毛豎。不敢久  
立。沿澗而叠。數折得三峽橋。橋堅緻。雉麗。其下清崖  
可席。相與酌泉而坐。稍定沿溪行。巨石巍怪。或眠或  
立。湍水撼之。一澗皆吽號。砰激嶼。毛泚草咸有怒態。  
當其橫觸洶湧。雖小奚亦瞋目。佇視如與之鬪。忽焉  
石遜消然。黛碧觀者亦舒舒。與與不知其氣之平也。  
余私以語客。歷試之良然。乃大笑。五老峰壓叠而下。  
瞰如與澗爭道。一口之中。耳窮于鳴泉。目眩於幽碧。  
舌燥於叫愕。踵蹇於企曳。是亦天下之至觀也。偕遊  
者倦甚。枕流水卧。而暮色欲來。以水濺之。亦不起。山  
僧設茗。供一杯乃行。

廬山記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而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爲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滙爲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齧而闢。不勝。久乃歛。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渾色浸膚。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而卧。一客以文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爲戲。余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

今夫泉淵然。黛泓然。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虹飛龍矯。曳而爲練。滙而爲輪。絡而爲紳。激而爲霆。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怪。翕忽無所不有者。氣爲之也。今吾與子。歷含嶓。涉三峽。濯澗聽泉。得其浩瀚古雅者。則爲六經。鬱激曼衍者。則騷賦。幽竒怪偉。變幻詰曲者。則爲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鳴。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烟。心動。僧曰。至黃巖之文殊塔。瀑勢乃極。杖而往。磴狹且多折。芒草割人。

面少進石愈嗽。白日蒸厓如行熱冶中。微聞諸客皆有嗟嘆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愁墮。一客眩思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床第，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頃之躋其巔。人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拳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焉橫曳。東披西帶，諸家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輸綃圖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比蘇公白水佛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膚子瞻得其怒，其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斲削十餘里，上鑠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閉神徹，目增而明。天增而朗，濁慮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淘汰而不肯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詮也？山僧曰：崖徑多虎，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峰，踰吳障山而返。

識廬山記後

發廬山之日曰庚子六月朔，窮覽十日，足不停屨，竒奧畧見。記中遊而未入記者曰：大林寺、萬杉寺、金竹

黃龍潭赤脚塔火場慈雲嶺三塔菴水口菴衆僧  
塔講經臺烏龍潭獅子林青林月天靜室靜業堂白  
雲林擲筆嶺遊而未果者曰康王谷三疊泉偕遊者  
曰漢陽王章甫僧寶方明空程生地王爲德化令楊  
君楚人甚賢尾而至不及上山遇于潯陽舟中者曰  
僧無念其以使事竣舟行偕諸公遊且敘其事者曰  
石公袁子也

遊廬山記

宣城湯賓尹

余有淮藩之役未離門輒與廬山爲盟九月朔竣事  
念違新建座主十餘年矣又彭蠡與匡廬合勝舟居  
缺一焉不可乃假一舸由東鄱上章江侍座主桃花  
嶺下劇談數日而別癸卯發雙港越五日抵南康落  
星湖落星去南康不里許廬山諸峯迫欲肅客竟爲  
湖風所尼孤寄潏蕩中檣櫓俱號幸月色無恙與家  
人守坐到明風稍定牽船步下卽日爲開先黃巖之



遊廬山詩  
遊期去歸宗以天莫不果仍歸船宿已西遊白鹿望  
五老峰徑白鶴觀棲賢橋觀金井玉淵之勝日入林  
壑昏黑不可行昇至萬壽寺宿庚戌上合鄱嶺道蘆  
林菴月天禪堂炊于金竹坪轉徑黃龍潭道赤脚塔  
慈雲庵宿于天池明日謀再登五老由天池後嶺登  
御碑亭遊佛手巖竹林寺至大林寺講經臺雲霧大  
作四山俱蔽對面不辨人余興逾不可遏霧雨濕透  
衣巾風狂不能置足乃止小息法勝庵蒸衣腹枵甚  
道人大林索飯飯竟歸宿天池其夜諸谷皆雪壬子

霽然風緊甚游文殊捨身獅子巖取道後嶺入雲  
峰寺薄莫東林小飯二鼓抵潯陽宿公解中明日渡  
大江就舟湖口余往返不半月高山大川一旦掩爲  
斜底遊廬數日耳陰晴風雪極燠大寒四時之景具  
備又所歷巖壑摩礪穿邃殊不草草旣自以爲生平  
之奇諸好事僧道余遊者亦以爲此番竭蹶倍先後  
從遊凡得詩若干章時萬曆丁未九月也  
蒲先寺之勝以青玉峽峽水從峻嶺來巨石扼之激  
爲兩槽盛氣而下勢不破地不止一潭如鉢盂偃腹

遊廬山記  
渡之水壹掠潭面輒疾走復得一潭如大釜相與洄  
洑水氣勢揉盡乃降匿石根以去潭色碧如練石子  
如螺行其上須眉可數其傍爲漱玉亭足當一絕矣  
從開先度橋轉折轉嶮所稱雙劍香爐姊妹諸峰森  
森踞立人行峰壘中如恐壓者一岡稍迤忽突爲文  
殊塔塔與瀑布敵面踞塔觀瀑如千人走駿馬下坡  
驚風驟雨不可名狀大勝開先亭上望也余旬日行  
彭蠡初入山將謂以山勝乃更得諸水然水又與彭  
蠡異觀矣

遊開先黃巖次日欲盡南山苦無導者適星子二僧  
生宗臯宗傅以文來質曰將侯先生於白鹿洞余大  
喜得地主輿而入則二生先在洞逕勢迴合澗水環  
繞有聲淙淙前後老松近萬株列如重障往余在南  
中所喜普德靈谷諸松徑皆不及也牛渚松怪健差  
敵而遜其幽深庭前竹一園可二百箇松色圍之翠  
光欲滴霞朝月夕莫此爲宜解于此中作信宿談論  
不愧道學爾

由白鹿洞西南行十餘里爲棲賢橋兩崖石牆峙跨

石成橋橋趾餘石可坐以酌上視若屋下視若剖甕  
盞溪水宮焉渟泓莫測所謂金井者也從橋上瀉水  
抵溪可一瓶盡其下流一石方廣鑄三峽澗三字斗  
絕不可就其上流皆巖石或偃卧或怒立水大小襍  
出其腹恣躍以鳴取酒澆之如槌金鼓溯溪行一里  
聲漸細已復大壯曰玉淵其級而疾趨略如青玉峽  
而渡水一石轉大注水潭轉細衆水聚行石上當其  
坦博漚漩欲舞於微凹處忽跌勢不得復黏石斜飛  
以出撞落潭面別爲卷舒出沒之狀如沸湯如噴雪  
如輪斂綃如跳珠余無以窮其妙青玉峽瀑布皆席  
而仰視意得安隱金井玉淵皆俯瞰足下石滑膩如  
油下臨無底水聲震撼肉顫毛悚不敢久立也  
宿萬壽寺之夜屋壁破落藜薄悄然欲出籬籬小步  
寺僧告以多虎急入扃戶辦一燈與偕行者共坐但  
生禱言一二虎事前十六七年廬山虎晝夜連羣暴  
噬無筭禿頭顱填山谷間獨一僧不知所自來慣夜  
行與虎相馴住山僧有急事行者遞倩爲伴一日伴  
某甲赴齋道逢一虎蹲而埃某甲恐怖死伏地此僧

脫衣帽從容誇虎脊拳其額曰畜畜汝好布施虎自是跳擲搖尾數回顧以去其夜僧告下山明日虎亦絕跡又言南山僧律惟黃巖稍嚴有破律者輒遭虎患余笑謂黃巖寺被燬想彼時都是破律僧然虎于他寺獨觀何耶語未訖忽谷間拂拂如雷聲寺僧曰虎嘯耳凭窻窺之月滿四山欲出不敢出乃擁衣就

睡

一山亘五百餘里坐臥數郡南吻雄湖北枕長江天下奇觀莫鉅焉中間疊壁層巒複溪藂瀑不足云也

觀湖于含鄱嶺觀江于天池于竹林寺勝槩扼矣上嶺之日天際空朗五步一息十步一回顧數株烟樹離離水滸者南康郡也疑一帆獨插經時不動者落星墩也篔簹剝翠蜿蜒周遭若起若伏者都昌餘干諸山也大小漢陽獨長諸峰屹然雙蠹五老居白鹿之右橫兌側出周旋四五十里不暫捨嶺腰爲他峰所蔽一老猶殷勤送客望望下嶺而後別山南之致于斯爲備及予遊北山登天池尋竹林寺獨立訪仙亭上江如帶舟如鳧田疇如圻堯下雉諸山隱隱來

送廬山詩  
五  
赴如屏如霧少焉雲縷縷出山下如數白鵠徊翔林  
莽間斯須瀾漫天地江山人我四顧無影視立既靜  
若有翕忽往來遊行空中者于此外更覓竹林寺真  
成夢語耳由竹林至大林由大林至講經臺皆冒重  
雲中罡風橫掣數努力固足不然恐飛去捫崖得路  
停一菴半晌已而出戶忽大風從地捲獨全露香爐  
峯衆共合掌讚嘆希有

梵宮刹宇之富至今極矣西之廬東之台宕皆勝區  
也顧反不及往東遊國清天封見其寺之頽僧之  
狀幾不堪然僧亦何用肥澤也泰岱武當九華白嶽  
皆以香火之盛爲饑髡俗羽所踞室牖華美酒肉狼  
戾佳山水成一穢場大可惋惜予所過廬山數十寺  
獨黃龍潭竹木翳葱成行金竹坪一堂主接衆結菴  
數層然亦尚存竹石間想開先白鶴之屬不至如棲  
賢火場之廢棄者僅支敗椽而已天池獨缺瓦殿雄  
整旁亦落落其他每一谷中一茅蓋一人蓋前種菜  
足食予謂廬山得意處當全在此造物者護惜此山  
不啻以塵俗澆耶茅中之人其亦有苦行真修行不

遊天池寺記  
負山雲者耶得意之時顧視壁間句曰都可抹殺入  
山惟恐不深無人之境予將卜焉以待異日矣  
心膽不攝於名勝始可言游

遊天池寺記

明 林俊

行虎溪觀白蓮池仰視山椒烟靄蒙絡突出浮屠甚  
峭僧言曰此天池也命輿戒徒下石門憇接待僧褰  
衲屣屨以從渡錦澗歷錦繡半雲甘露着衣四亭乃  
抵寺噴玩吸磔線路礮斗縈百折其下瀕嵌崖灌木  
捍翳遇缺處闕視若亡底壯夫砉然鼈顛而膽落登  
之法輿負四人扶四人劑竹以拄輶繫兩纒纏三人  
前拽以升下則倒載尾援以縮伸行勢磴墊處舍輿

循厓授杖行苔間。挽一人搗，二人不數武，目光混眩，  
喘息汗如雨。江道逢一釋子，負擔騰趲，類飛輪夫，駭  
矚焉。寺二天池，相傳帝釋天尊手揜。今甃爲一，聖  
祖龍飛周顛仙言多奇。中後會徐道人天眼尊者遣  
赤脚僧進藥和詩，上感修寺親製碑錫，以象鼓銅鐘。  
諸器西有四仙亭，文殊閣石如心舌，雙松挺出石竅，  
葉短異常。下矚平川，隱顯千里。有捨身崖，神龍宮  
潭際時興雲雨，有石鐮曰文殊化。現有鐵船峰，石偏  
石狀如蓮，有石耳馬耳二峰。北有羅漢池，講經臺香

爐峰東有佛手巖，形伍指如掌，有竹林寺羅漢池。

池白鹿昇仙臺。御碑亭在焉。大林寺臺曰銀臺樹，  
曰寶樹，有錦繡蓮花圭壁五老雙劍五峰瀑布馬尾  
二泉。白鹿書院奇景尤物，莫能悉以志。最高之南一  
舍有半旁一菴僧食日米盈撮，和以苦菜。以下山途  
梗未之致也。寺劫于燹，宣德間勅新之。峰多積雪，  
殿瓦冷裂。成化間僧性釗募鐵瓦覆之，廡仍以茅葺。  
率一葺子謂竹木爲質塗以土，若灰可閱年數。且杜  
風火僧或未能易也。登且半陰翳雨作，須臾白雲布

天池寺記  
地如絮翼日乃言歸

王念遊天池寺記

天池潯陽勝槩也其寺居廬峰之絕頂予守潯陽越三載未得一遂登覽常以爲歎癸未春有貴州之調濱行乃憶天池之願未償不無缺典于是偕王大行尊甫壽君欽郡庠高生潮李生完擇四月十一日同往遊焉時方陰雨由東林寺少憇天氣漸開遂督衆奔赴至接待寺更衣易履輕輿短杖行二里餘有橋曰錦澗山水沸騰浪花噴雪掩映於野花崖草之間竒特可愛佇立久之循橋攀崖而上有石繡亭委折縈迴烟樹蒙密騶從之人揮汗如注至半雲亭自此而上石磴壁立愈覺峻嶮輿不可肩杖不可曳一人前挽一人後擁類猿引魚貫而上歷其露亭亭畔有石泉酌而飲之其甘如露于是勞者逸喘者息紆徐緩步至披霞亭僧子持香導輿而進寺殿前有石甃成方池其水清瑩春夏不涸故名天池時已薄暮霏雨連空陰雲迷壑不便觀眺遂就僧室剪燭談空未幾雲收雨霽月色如晝乃登文殊臺四望景象澄澈



天池寺記  
三  
心目豁然夜半復大雨次日稍歇越崇岡度茂林去  
寺里許至御碑亭碑蓋。太祖爲顛仙設也。碑石俱  
剝落獨峙一峰高出衆表東下百餘步有佛手崖其  
石參差聳出儼然五指之象崖下有石洞洞內有泉  
名一滴甚其冽又沿澗而東有石刻竹林寺三隸字  
點畫竒古返循故道抵碑亭稍南又趨東二里有大  
林寺傍有二寶樹其一如蓋其一如塔葱鬱異常迤  
南有法堂衆僧菴由菴而西有御製祖師塔四山  
環繞蒼翠滿前值雨甚不能行少憩於此殊覺清爽  
須臾冒雨而還時已暮矣明日天氣清朗由文殊臺  
登舍利塔觀焉峰巒呈秀草樹揚芳心曠神怡飄然  
不知塵世之迥矣晡時就食方丈畢與李生輩尋捨  
身崖至則白雲隱隱布於山半下視則斗洞千尋股  
慄膽落予方畏縮不敢前頃間一僧踴躍拜曰佛  
光現矣初視之紅色掩映於雲端次漸成五彩復圓  
如車輪如是者三衆僧咸合掌曰文殊之光久矣不  
現今日若有所待耶予笑曰有是哉意者山靈之氣  
固有適然而相應者因并記之

廬山卧龍菴記

宋 朱熹

卧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峰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  
楊公詩見其記卧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  
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  
菴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廬山記讀之其言  
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  
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  
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

廬山雜記  
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各卧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其所。則菴既無存。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猶昔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存。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予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而又幸其深阻。實絕。非車塵馬跡所能到。倘可得擅而有也。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將徙居焉。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像。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菴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漲澗水。乃至。又無所托足。以寓瞻眺。因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其上。榜曰起亭。以爲龍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

西源菴記

予少好佳山水。而自中年卽以病衰。不克逞其志於四方。獨聞廬阜奇秀。甲天下。野人逸士。往往徜徉於

其間常欲一往游焉。前年蒙恩試郡在此山之陽。乃間以公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石竒怪。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君焉。君名嘉彥。字子虛。少慷慨有竒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會公。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跡。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源菴故址于卧龍瀑水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益年逾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

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卧龍。以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君獨嘆曰。此竒事也。相爲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爲人。而重嘆其旣老無所復用於世也。

附與黃商伯書

新泉之勝。聞之爽然。自失安得復理杖屨。扶此病軀。一至其下。仰觀俯濯。如昔年時。或有善畫者。得爲使畫。以來幸甚。五老新瀑。曾往觀否。夢寐不忘也。新泉圖子與和成旣爲定藁。必已能盡寫其佳。

廬山志  
處只就覓此草本不必重摹俗工或能反敗人意也自屬此泉新出恨未能一游其下以快心目濺雷噴雪發夢寐也瀑圖韻譜近方得之圖張屋壁坐起對之恨不能到其下也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宋 蘇轍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滙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于簷上杉

棲賢僧堂記  
松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毋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于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于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所以真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于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岩。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于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卽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

陽蘇轍記

長公與李公擇書子由近作棲賢堂記讀之慘凜

崩崖飛瀑逼人寒慄

廬山讀書臺記

明 王濬

廬山之陽稱奇覽者東有五老峰三疊泉西有香爐  
雙劍鶴鳴諸峰瀑布馬尾二泉李謫仙賞詠之後奇  
勝聞於四遠誦其詩者亦條條然神遊其上矣香爐  
瀑布之麓泉壑盤迴烟林映鬱芸閣花宮起焉文人  
高士遊焉蓋秀靈之地自不能秘者南唐後主李  
煜嘗從父景徙豫章乃築書堂其後立於江寧詔改  
爲寺故讀書臺洗墨池猶存焉馮延巳記頗爲可考

其曰皇上卽位之九年趙宋之開寶二年也史稱煜  
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南唐詞  
集所載聲調高古風興流麗詩之餘而曲之選也黃  
山谷誦其絕唱曰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東流王半山則稱其細雨夢回雞塞遠下樓吹徹  
玉笙寒爲高妙愚嘗詠其詞至流水落花春去也天  
上人間亦惜其悽惋庶幾乎有麥秀黍離之懷者哉  
當時其臣徐鉉湯悅延巳輩皆擅名詞場文彩風流  
至今尚可想見因覽煜詩有病起題山舍壁者曰終  
期宗遠問無生其作於斯地者乎林南淵過開先寺  
序曰李煜嘗讀書廬山下卽位金陵改書屋爲寺曰  
開先未幾宋命曹彬平江南兵已壓境煜猶命僧講  
經梵唄未終而城不守云云蓋因俗傳有誤爲梁昭  
明讀書臺者甚至謬附郡志妄形題品迺據馮節度  
而考正如此爾正德庚辰陽明王先生始作亭于臺  
之上猶闕一言以昭其跡暇日偕平嵩劉子實夫詠  
覽斯臺曰嗟乎江山文藻臺殿虛無李氏擅此佳跡  
曾幾何時而人或無復識者世之浮名如草頭露水



上評又何足憑哉劉子曰李主徒嗜文藝終惑幻妄  
而不聞大道卒之身辱國亡殆其自取然爾愚遂表  
而記之後有覽者亦可鑒矣

廬山草堂記

唐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  
寺介峰寺間有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  
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  
去因面峰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  
一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  
暑也敞南薨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  
瓦而已不加白城階用石纂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

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至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憂雲低枝拂潭如幢監如張蓋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露

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埤塊襍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岬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岬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

廬山草堂記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觀縷而言  
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  
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  
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  
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  
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  
雖一日二日輒覆蕘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  
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  
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

廬山寄元稹

唐 白居易

僕去年秋始游廬。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  
泉石勝絕。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竿。青  
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  
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  
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

廬山黃石巖院記

唐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而爲山岳洩而爲川瀆然則匡阜之氣其大也乎庚辰歲山客劉軻採拾怪異自麓至頂却下宇里餘次于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許臘而外行峻節人事難能僕高其人而信宿忘返乃贖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初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悴

去留之沿沂。雖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  
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故其宜也。復何言  
哉。觀夫。烟雲生於履。鳥風嵐出於襟。袖群形。浩擾傲  
人。眸子每至。烟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  
右。况又聳凌兢上。冥冥安知。不能與洪厓。接袂。浮丘  
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顛氣。絕慙容於後面。遠喧卑於  
腥穢乎。何不得然。蓋鈎也。餌也。名爲利鈎。名爲利餌。  
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彼安得跳躍於此乎。是知夫禪  
僧心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

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  
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時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  
易其巖名也。

代書

唐白居易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縣縣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參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悉。異日必

代書

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齋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子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于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子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賢。察牛二。侍御秘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

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一



題名記

唐 顏真卿

永泰丙午歲真卿以罪佐吉州夏六月壬戌與殷  
 韋栢尼賈鑑同次于東林寺則同惜熙怡二公惠  
 正義二律師泉楊鷗存焉仰廬阜之鑪峰想遠公  
 遺烈升神運殿禮僧伽衣觀生法師塵尾扇謝靈  
 翻涅槃經貝多梵夾忻慕之不足聊寫刻于李張  
 公耶舍禪師之碑側



卷三 是名

遊白鹿洞記

明 彭時

江右名山以十數惟匡廬最勝廬山古蹟以十數惟  
 白鹿洞最勝洞即唐李渤隱居之所南唐始立學館  
 至宋表章為書院而其規制大備於晦菴朱夫子此  
 其所以最勝於廬山而有名於天下後世也予自始  
 學已聞其名成化丙戌冬蒙恩歸省道過南康問所  
 謂白鹿書院者則知距府二十里其地正當廬山五  
 老峰下重加修葺視昔加宏壯矣予益欲一往觀焉

白鹿洞記

又不果頃之承召命乃歲除前一日舟次南康舟人  
報北風漸猛不可行予竊喜曰此乃天相予成此行  
也於是命驛吏具肩輿太守以下皆騎以從循岡阜  
比行十餘里乃折而西行路徑崎嶇一水凡五六渡  
而後至蓋其間山勢秀拔左右環拱如合抱狀前有  
清溪上下多巨石石間刻字多文公遺跡背山臨水  
棟宇翼然西爲禮聖殿又西爲先賢祠東爲明倫堂  
又東爲文會堂俱有廊廡門塾制作合度不侈不陋  
而又繚以垣墻樹以松竹深邃清曠誠於讀書養

爲宜予入謁廟祠既俯仰四顧心甚樂之但恨不得  
久留以遂好古懷賢之思也悵然而去

羅洪先遊白鹿洞記

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西入棲賢  
谷東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  
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  
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  
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久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  
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尤流過尤流則

從烈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松六七百年物也有  
司今盡伐爲御殿木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  
從卒指殿堂齋廬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慨想昔  
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山鳴谷應餘韻悠揚  
恍類絃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  
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  
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徃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  
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卽其地爲學給田以  
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  
書院。贛。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一年嘗  
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  
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爲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  
定爲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  
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今墮廢  
乃如此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白鶴觀碁

宋 蘇軾

子素不解碁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  
獨聞碁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  
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  
子亦偶坐竟日不以爲厭也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  
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碁者戶  
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楸枰坐對誰究此味空  
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則不信言焉然敗

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題白鶴觀

宋 蘇軾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得味外味棋聲花院靜幡影石  
幢高之句爲尤善余嘗獨遊五老峰白鶴觀松陰滿  
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



數不具一入神關其

之向為承其普濟世

同空表聖自命其

宋 雜

多日

